

海畫

海畫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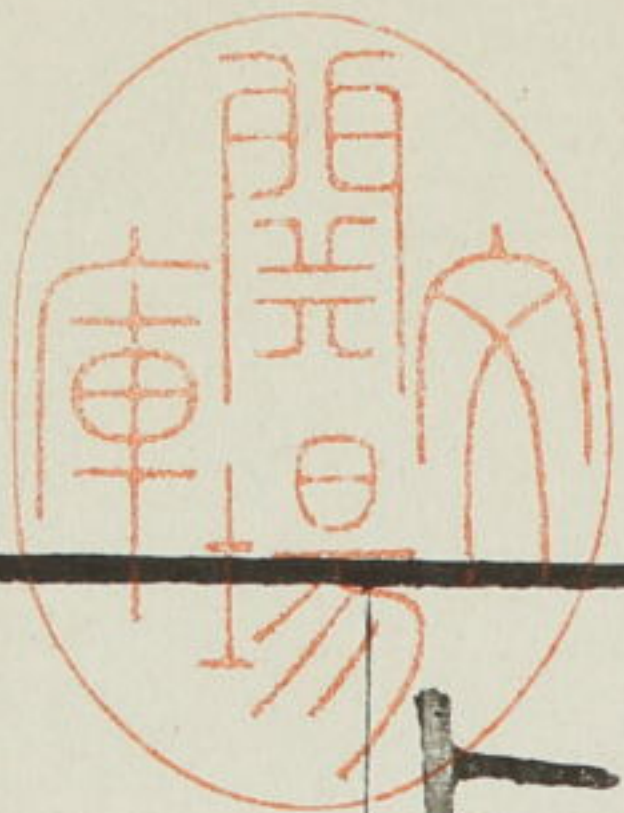




乙酉夏五題

三
交
三
海
三
書
三
圖

楠齋居士



學浪詞鋒壓庾徐才名四海更誰如
 爭誦錦囊句史館曾繕金匱書自有風
 流兼吏臣肯將蹤跡混樵漁一枝健筆千
 秋業儼枚丹黃萬卷餘 老秋風月領煙
 霞遊臥如雲興轉賒杖履隨身常作客文
 章早歲已成家偶編畫夢仍談海福踏山
 巖与水滄清福閑情消未盡一時併看兩都花

奪知生 神田醇拜稿



田 學 先生 肖像

宋中丞西高栢

正氣義

叙
以特異之筆行特異之議論君
此學海依田君所評魏劄子之
文之以余視之若直誇某文者
余常閱君之著書所論所紀皆



莫不特異則移許君之文豈不
可哉頃日君來大坂也與之握
手上下其議論視察其志氣浩
浩寫落_二焉迴出于人意之表
坐間出示其所著學海畫夢者

徵序受而見之嵐峽_二櫻苔肩
馬之山水湊川之覽古舞灣之
觀松凡足蹟之所到目睫出所
接乃作文詩記_二揅以圖畫皆
此游之所得也於是余不覺擊

節曰甚哉君之特異也夫游之
奇書之奇加召名之奇一不拾
前人唾餘且夫天地之間古今
之變遷人物出盛衰誰不一場
之夢然方其夢也不知其夢覺

而始知其夢也而君以此壯觀
業已附諸式枕者豈可不謂之
特異哉由是視之君之特異何
商文詞盖一勺之水可以知江
海之大一班之皮可以窺全豹

之美余於是知君之出處進退
及家常行事必有特異者也然
則所謂畫夢者安知不蕉鹿夢
哉關尹子有言曰聽夢者能聞
之不能受而得之余文筆庸陋

固滯不免為嗾語何能受而序
之雖然余既知君之文與人則
又何其夢之不可共語故姑書
以卜之
明治十八年五月中浣

備後五十川淵撰



雲谷高山蔚書



自序



俗語凡事快怛不可控索者謂
援多作畫蓋喻其後難能也
余以四月十五日發東京流船汽車
奔馳以電未經十日東西兩京南
都茅山及浪華元以著名者莫

不極其勝而探其秘焉殆是一場
春夢矣今記以文字又使善畫
者以意寫之去光中影恍惚迷
離使人心魂飛揚古人評詩文
妙處在可解不可解之間遂名
曰夢海畫夢

明治十八年五月

紫瀟居士依田百川書於浪華

追水楊



序



依田學海既遊吉林重入京都
也同友十數人相謀會飲于鴨
屋酒已酣各脫帽揮毫者有
衣此強者有唾者有喚者皆
俱披襟袒彰學海乃袖出一

卷曰是吾畫夢者也予則有
自譽於左子按卷其似且序
矣了不篇大聲一呼妙意有
於於傍者予按初學海曰子
文而將基耶學海曰何况
予曰僕之二十篇而之六樓地之

觀盡於此而予詩其文筆老
手熟猶樵伯之六子不每十
着而先制全局者豈可不
謂妙乎牙且吾可之老於棋
者隔月日霞於空而不錯一
着此即子之畫夢乎如吳

學海頌曰且任倚觀者
乙酉五月撰并書于如
之山房

古湖号鍊臣



+

游記限八編成甲巳分
樊川詩句
柳州文更驚詞藻手逾
老不負才華名久聞
采夕年空入夢良緣今

日始逢 君芳山嵐峽幽撰
遍衣上 留看幾片雲

己酉五月十七日 學海依田君來游與諸
友會于鴨尾水樓得雲字賦呈并請
教正

天江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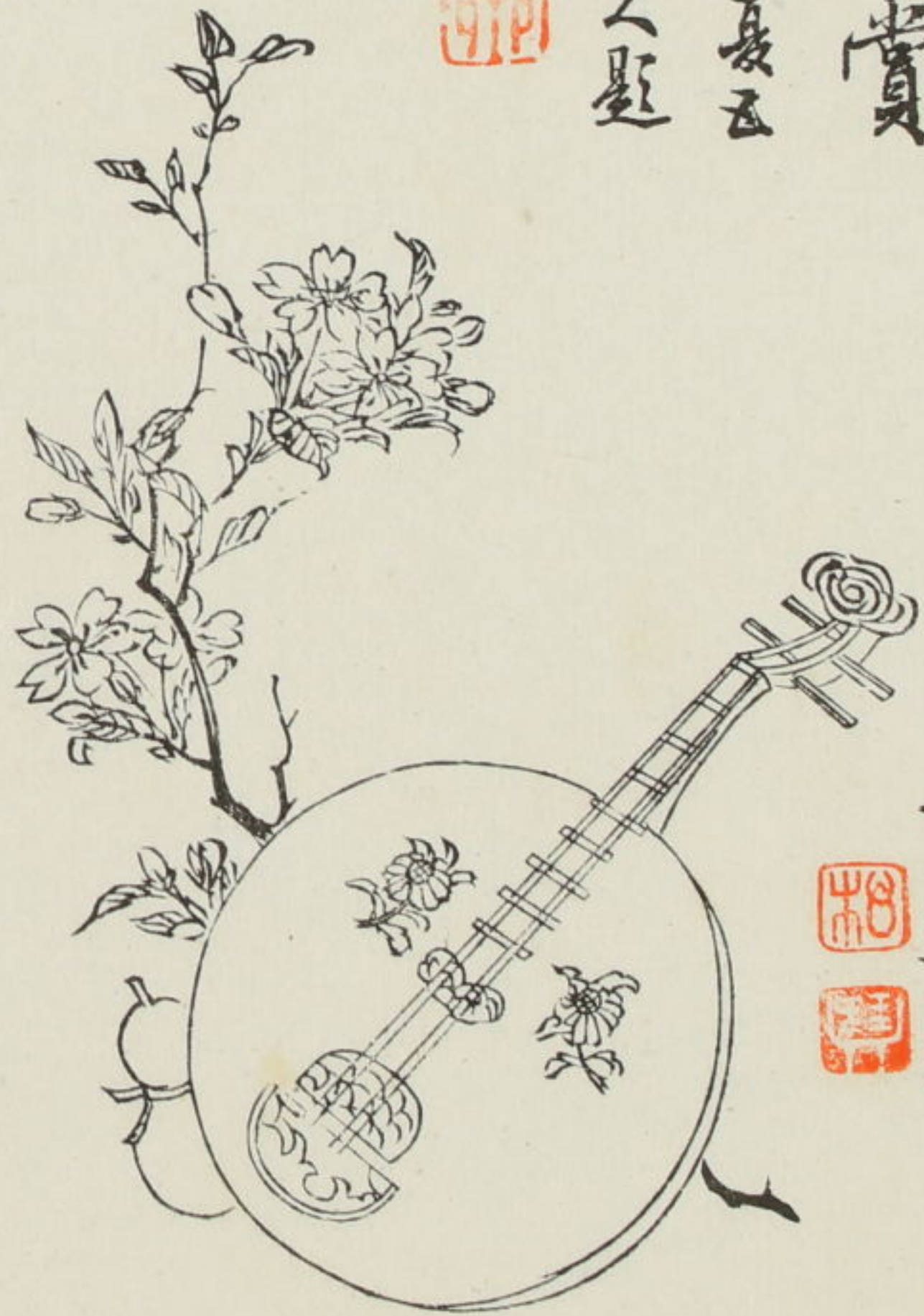
閒才到 雲儘淹留無限風光囊
裡收逸氣 凌逼霄漢為牙
歷時流抽毫曾撰三都賦解印
為五嶽遊踪爪有痕長不滅一編
新茗是千秋水香亭為漫寫



花月清賞

明治乙酉長五

近水樓主人題



松琴女史寫



學海畫夢目次

卷之上

東台早櫻

画十市五洋

墨水曉櫻

画芳川笛邨

勢山午櫻

画河邊青蘭

琴湖放渡

画森寬齋

東山遊春

画鈴木百年

嵐山花雨

画田能村小齋

嵐溪鼓棹

画内海吉堂

龜山吊古

画天野方壺

菟道弄月

画久保田米仙

南都懷舊

画胡鐵梅

卷之下

芳山千櫻

画橋本青江

塔陵夜謁

画富岡鐵齋

玉祠夜櫻

画增田秋峯

櫻宮泛舟

画服部紫江

近水鬪詩

画堀西米中

有馬浴泉

画池田雲松

馬山奇蹟

画田結莊千里

三友聽琴

画姬島竹外

湊川覽古

画世良八湄

舞灣觀松

画朱印然

鳧水論交

画近水樓主人

附錄

鳧水寓樓雜吟十五首並叙

○

署籤序跋題詩評注肖像緒函共十家
淨書 川上泊堂
彫刻 武藤鐵齋

學海畫夢目次終

學海畫夢卷上

東京 依田百川學海著述
越後 片桐正氣楠齋評點

東台早櫻


東京以櫻花名者人皆謂東台墨水飛鳥山東
台多垂絲櫻雜以他種花候最早墨水次之飛
鳥山亦次之德川氏盛時建大伽藍以比延曆
寺峻樓傑閣聳立雲際金碧熒煌照映樹間方
春雨始霽東風徐度遙認一朵白雲於松杉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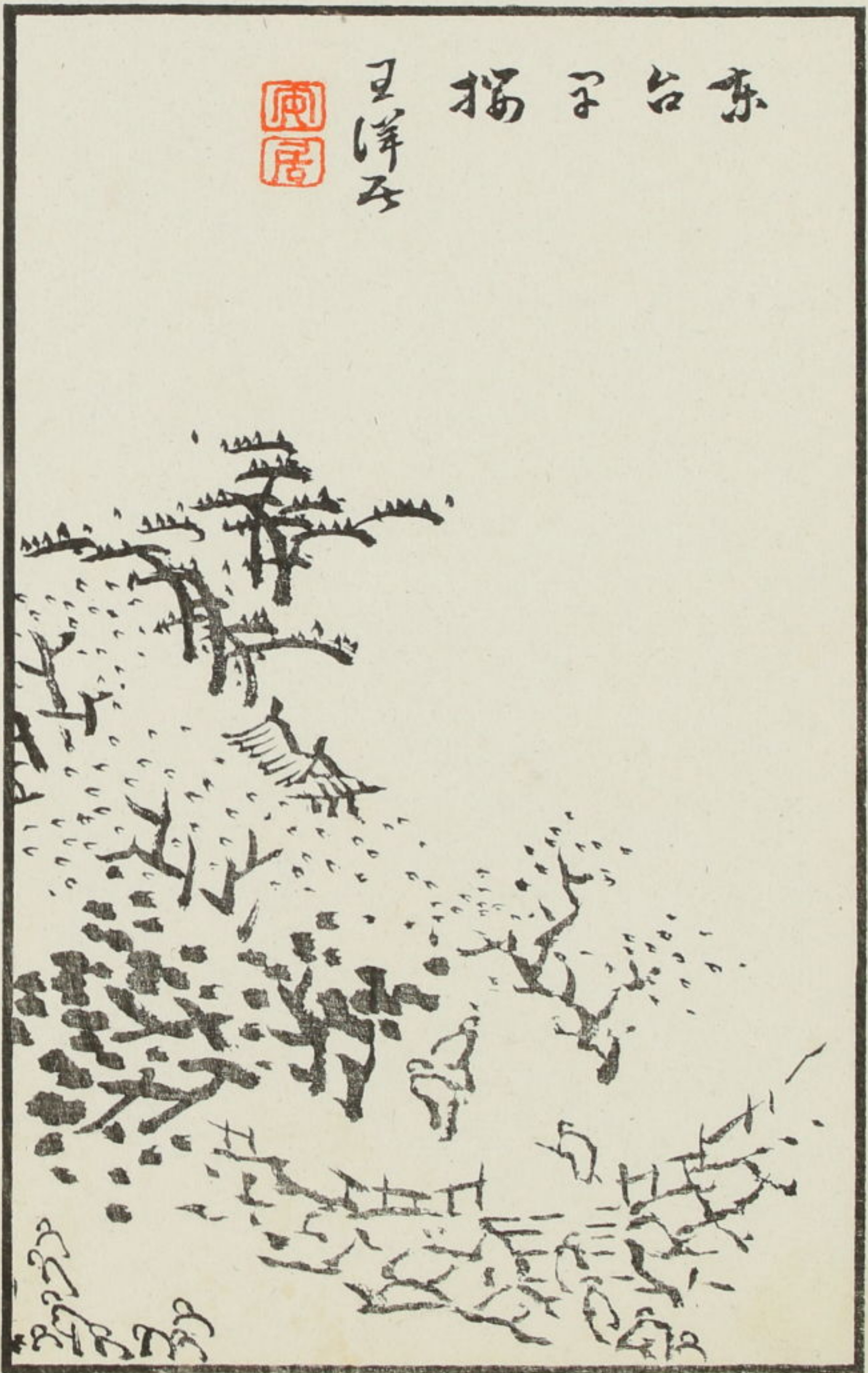
柏間。都人知花候來矣。絃服盛裝。四方雲集。設
蓮花下。群飲歡呼。然以地係幕府。嚴禁絃
歌。或犯之。巡吏曳去。責罰有法。中興後。堂宇灰
燼。禁網稍弛。間有擅伐其枝者。有結棚縛屋賣
酒茶者。污穢狼藉。櫻花失色。無幾。官以此地為
公園。嚴設法制。掃除清潔。遂復舊觀。然香雲暖
雪。與朱樓碧殿相映者。不可復見矣。今茲乙酉
四月十三日。訪森槐南於下谷。遂偕遊焉。時櫻
花開至二三分。淡紅嬌艷。妙不可言。槐南有詩。

上
一

余次韻云。掃盡陰雲乍放晴。偶然携手趁芳行。
有心雨促鶯花急。無限春迎杖屨生。浮世難逢
好時節。人間能閱幾清明。青衿白髮相看笑。立
盡東風空復情。若夫墨水則吾別墅在焉。飛鳥
以路隔。今未暇遊也。而余觀花之遊。自此始。
片桐楠齋曰。盛衰相形。榮枯互出。一小文自
是有關係。
谷大湖曰。古人遊記。未有設題如此者。又未
有紀中記詩者。此獨為百川先生之創格。

楠齋曰世武布置之
 奇
 又曰王洋君玄襟高
 况畫學有淵源每作
 皆以醞釀出之余沛
 文之初既以長者遇
 之其名今重寰區非
 求得之者也
 又曰東臺地境廣坦
 入畫甚難君曾於繪
 畫會任審查官久在
 彼境花情地勢無不
 知悉余知其逾詳而
 逾難
 又曰當時掌南宗畫
 之審查者三其二人
 即君與藤田吳江也
 吳江余之老友而學
 翁之同憲曾為翁寫
 墨水二十四景行于

東台子揚
 王洋




上
 二

世而君今馮東臺固
 非偶然也深江帆崖
 先生悼吳江詩云一
 朝拚世跨鯨鼈志厭
 群兒浪叫號累歲動
 功歸賦鵬臨歿前數
 月罷官平時醉態記
 持螯古香空散百枝
 墨翁多藏古墨因名
 其書齋曰百墨瓊血
 仍凝三尺刃戎衣之
 役官軍征北越君從
 其技吾恐遺編終泯
 沒獨於繪事姓名高
 二家立品高尚筆墨
 靈異蓋亦不原由
 於文德矣凡有志于
 南畫者須先入文學
 以養品位於胸間然
 後下筆庶幾免乞兒



弄花之嘲吳江今既
入鬼錄而君方老矣
於畫道亦何可不愛
重哉

橫齋曰向花告別是
文林一佳話

墨水曉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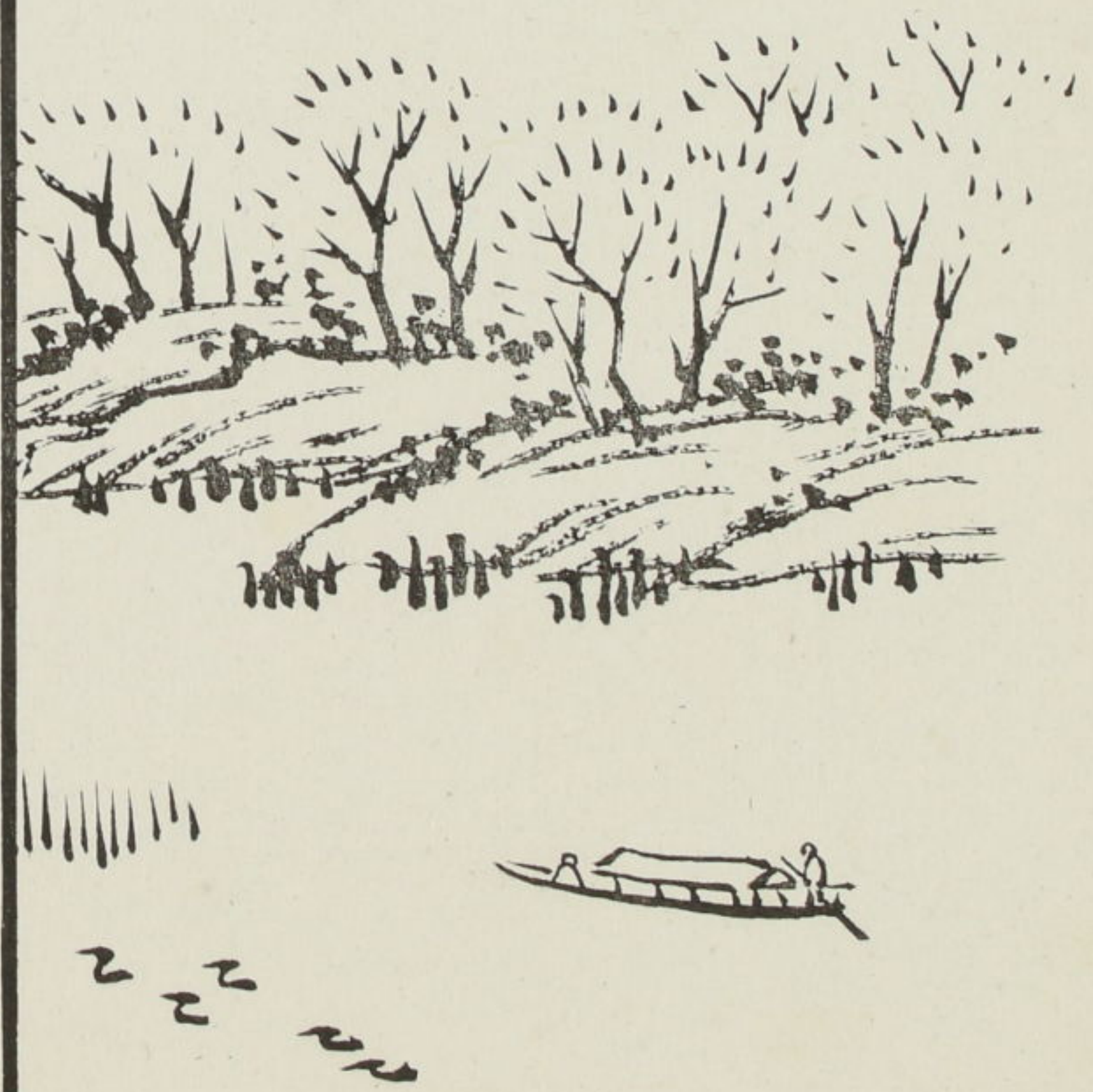
余愛墨水勝景。每花時遊賞數次。後遂移家焉。
及就官。別置宅城中。以墨水為別墅。櫻花始發。
以至綠樹成陰。往來數日。朝暮風雨陰晴晦明。
莫不盡其變幻之妙也。今茲乙酉。以水職間住。
欲西遊京洛。以縱覽名勝。賞花嵐山芳野。與東
台墨水較其優劣。四月十四日宿墨上別墅。整
理行李。明日天霽將發。謂此地花候常遲。然木
母寺側所種較早。不可不一往觀。以告別。乃命

太湖曰以詩代文情
調奇變

婢瑞香携筆硯而往。時曉靄迷濛。萬樹如睡。上
堤則花露欲滴。嬌紅漸綻。寺島村有製皮場。當
門一帶。櫻花最多。有開至二三分者。至木母寺。
香雲始湧。朝暎射花。蓋三四分矣。乃命磨墨展
紙。書一絕云。枝頭漸見帶紅霞。爭忍飄然去出
家。不害發程遲兩日。墨堤飽賞上番花。此日遂
發。留別諸友。仍用前韻云。東風吹出滿天霞。行
李今朝正出家。漁船一蹕三千里。將及芳山嵐
峽花。

楠齋曰苗邨君風丰
 古朴不肖與俗畫工
 相交幽棲養高詩書
 自樂而繪事置之餘
 技故其所畫自有閑
 逸之致

墨 水 曉 樓 苗 邨 作



上
 四

又曰夢香洲櫻余告
 別來已六年矣每花
 時至方寸懸旌曾客
 廣陵時詩云留跡山
 陽又一春京城花信
 寄來頻分明昨夜羈
 窓夢伍得墨陀堤上
 人苗邨如畫意在筆
 墨之外可以慰渴想
 也謝々



勢山午櫻

橫濱舊有野毛山。岡巒隆然。俯瞰海灣。一碧萬里。極為雄絕。建皇太神祠。更名伊勢山。移種櫻花。上下數千株。酒樓茶棚。並列其間。余以十五日。將搭漁船。至橫濱。猶早數時。乃詣勢山。午風扇暖。櫻花正開。比之東台墨水。早晚懸隔。蓋對山臨海。氣候甚暖也。觀畢。餘於山下一旗亭。調理用洋法。味極美。亭亦宜遠望。海山盤々。帆影可數。其吐烟漲空。漁笛響波者。航神戶崎巖者。

也。其收帆停楫。寂然待客者。航四日市諸港者也。余顧瑞香指曰。同汝搭載者是矣。瑞香有悖色。余笑曰。汝賽禱勢山。神必庇護之。決無虞也。飯罷。四時駕尾張號發橫濱。有詩云。脫除世網氣方高。千里斯遊亦足豪。雲盡海天青若拭。火輪生翼蹴驚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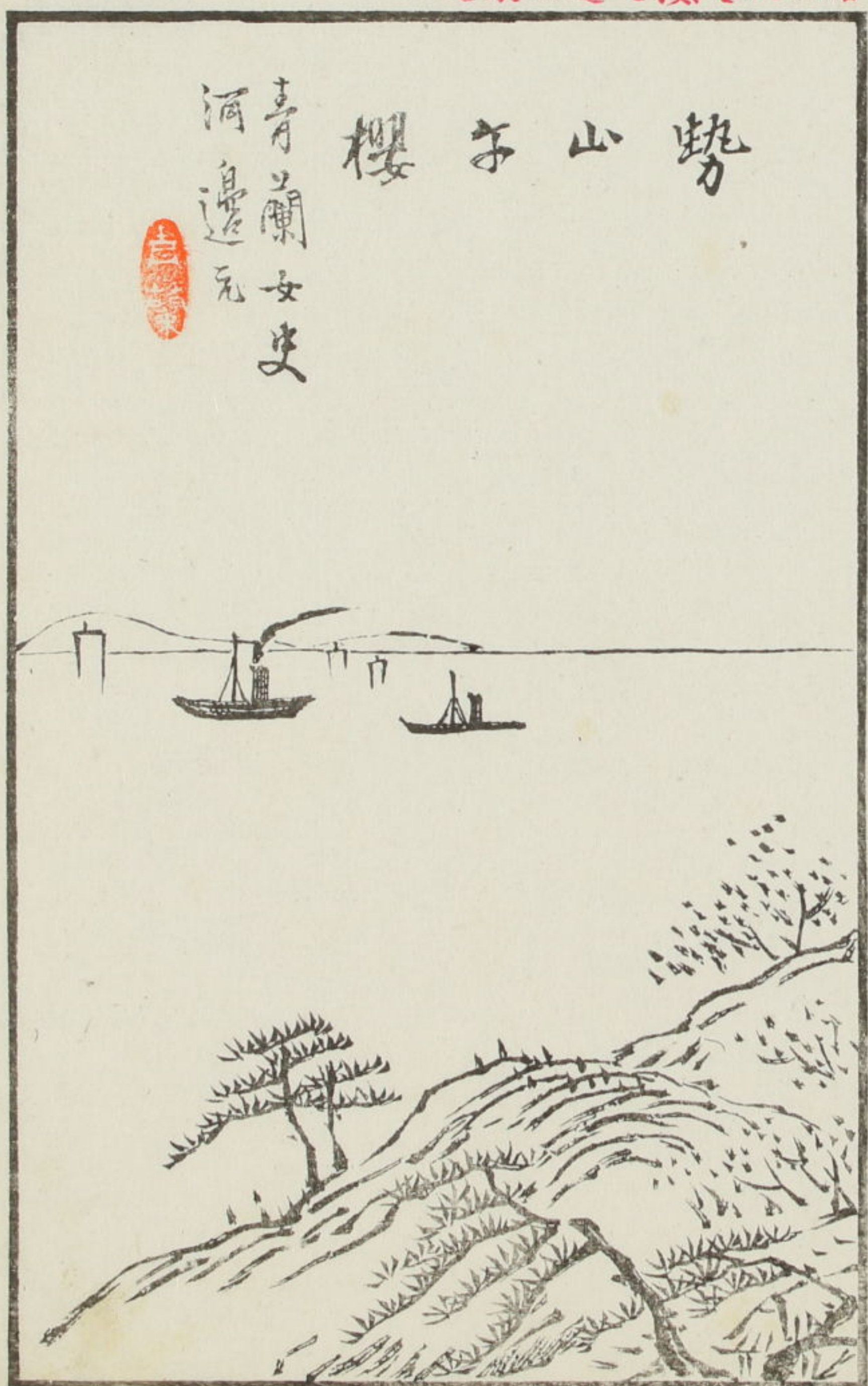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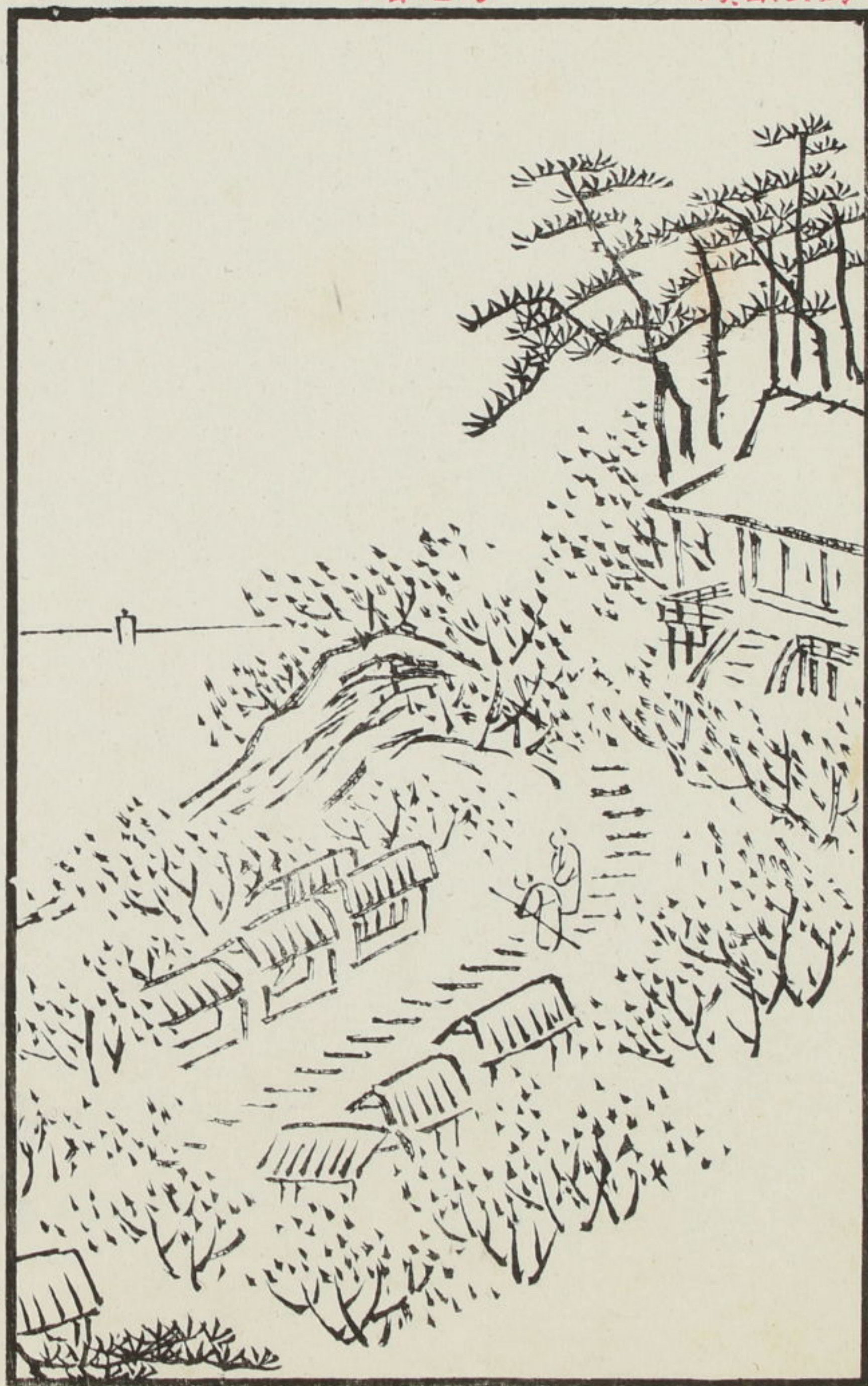
楠齋曰。寫漁船不從馳處寫出。反從靜處寫妙。

楠齋曰青蘭女妙齡
奇才意氣頗活潑
絕無閨閣脂粉之習
媛手之致亦自存焉
可愛

又曰以柔婉之資
寓婀娜之花墨香筆
艷之外別有一種媚
之趣

又曰女生學畫輒近
甚多然為一時遊技
者比夕皆是也蓋為

遊技者深窻弄鉛脂
筆不過以自為娛素
無妨女德矣若夫欲
專門為家藝林之文
墨壇之契來往應接
勢不可辭而習慣之
久姿性自變婦詭遂
不全者理不得不然
也青蘭學畫之意果
何在乎余一欲問之
而未果



勢山子櫻
青蘭女史
河邊元



琵琶湖放渡

本邦湖沼最大。莫若琵琶湖焉。然湖面濶大。風波時興。膽吹在其北。比叡在其西。方冬狂飈暴來。船舶動有覆沒之害。頃者公會造輪船數隻。限時航渡。毫不誤期。而大風巨浪不能復害之也。四月十八日。余經桑名大垣。漁車至長濱。駕漁船第二庚辰號。船房分為三。上者卓椅茵席。並用洋製。下者席地而坐。男女雜沓。極為隘陋。余乃居其中者。客不過十餘人。率皆士人紳商。

太湖曰以上二篇之外途中無足記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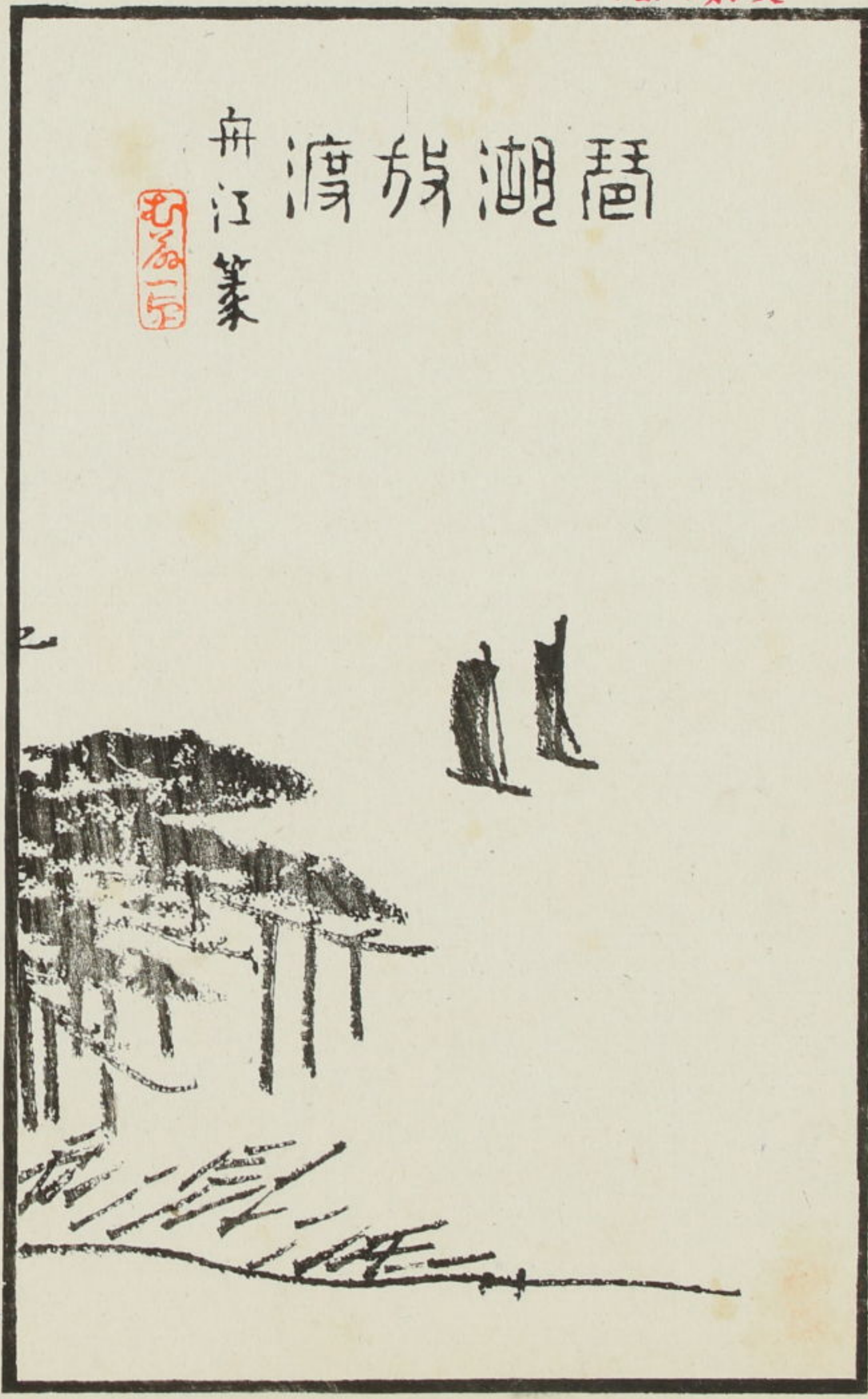
瑞香不習漁船。航海殊艱。以湖船安穩。不甚病暈。是日天色開朗。春風和煦。湖波如縠。四山圍繞。展翠送碧。余在甲板。放眸遠眺。精神爽快。平生渡航之妙。莫過於此者。乃賦七絕二首。琵琶抱得上孤舟。想殺當年平但州。一點波間翠螺黛。榜人說是竹生洲。其比良殘雪白分明。宿雨新收放午晴。麗日春風湖面穩。漁船直截碧波行。遂經大津。漁車入京師。

楠齋曰湖上眺望極難着筆。是只兩句便爾足矣。

楠齋曰只是一松雙
帆而無限古意總窮
煙波在其間存焉
謂絕無筆處有筆者

喬湖放渡舟江策

七
二
五



上
八

又曰放渡之圖就夜
景寫出亦不敢假月
而靜夜之趣足蓋唐
崎夜雨湖上一勝矣
是補文之遺文為呀
画之難為也簡筆深
意妙甚



寬齋
印

東山遊春

戊辰歲王師東征。國家多難。余隨舊主入京師。館妙心寺。時諸藩主皆入朝。街衢填咽。其士往來結交以通聲息者。杯酒為歡。聲妓滿坐。東山觀花之遊為特盛焉。金鞭馳馬。呵叱生風。柳影花光。後先掩映。亦何快也。後余就官東京。不出城者十八年矣。今再來遊此。蒼顏白髮。無復前日舊態。顧木屋街寓樓。對面東山。浮嵐暖翠。醒心快目。比之十八年前。有喧寂雅俗之別。蓋時

太湖曰可謂一畝耳
兼早知佳境

地使之然也。四月十九日。曉起捲簾。遙望東山樓。主謂余曰。花候至矣。乃指其塔尖出林香雲如湧者。是清水寺也。其高樓聳立。花光迸出者。是知恩院也。葛原祇園。高臺圓山。皆隱現其間矣。遂命駕而往。遊賞歷覽。終日而歸。有詩云。紅樓翠閣襯殘霞。不是僧家即酒家。長樂知恩春駘蕩。香雲蒸出滿山花。嗚呼。亦不虛吾生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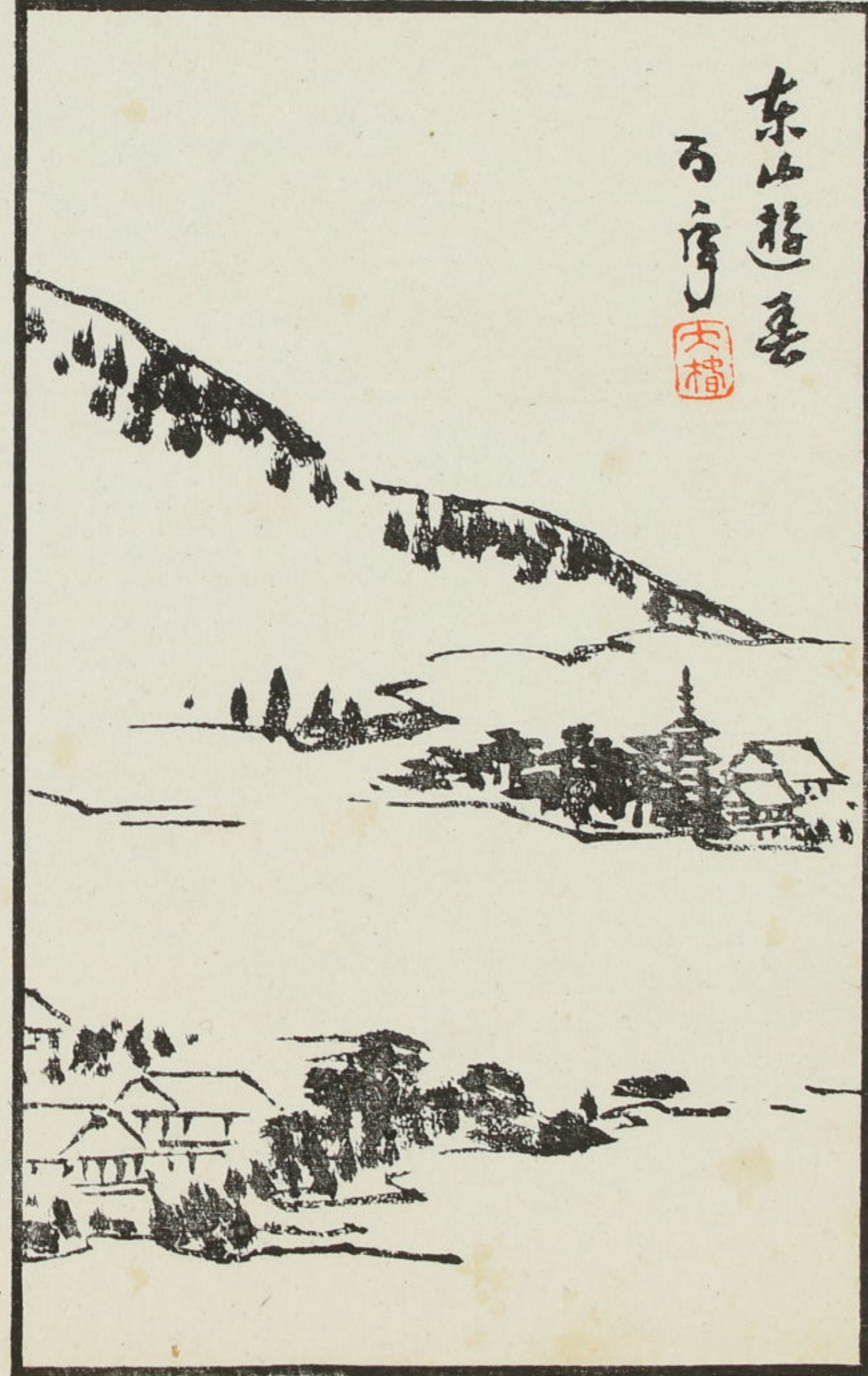
楠齋曰。不細寫花間光景。畧寫遠望妙處。蓋避俗就雅手段。

楠齋曰引一片暮靄
籠多少裙屐亦是避
俗就雅手段

又曰形与題離而神
与意合非敏不能也

东山松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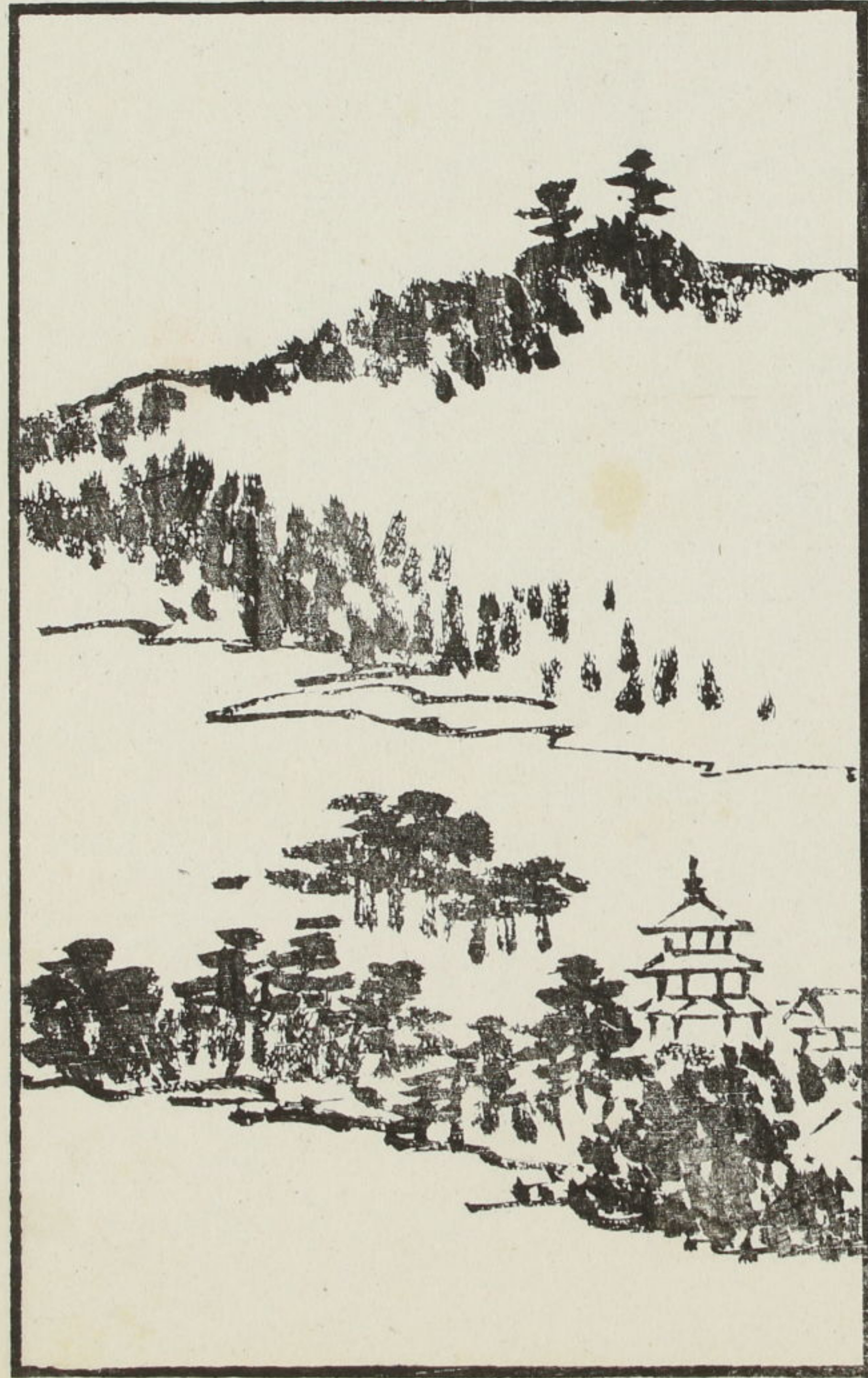
石序



上
十

又曰百年君不必以
南北拘者自有出藍
之筆若非逐荆浩然
必是范中立之流亞

又曰余若不幸長在
冷官公餘著本朝畫
史當以此人置精敏
門中



嵐山花雨

嵐山櫻花名天下。今不必具述。余以戊辰春與藩宰倉次重亨遊焉。時裾履當至。綺羅雜沓。殆無立錫地。而仰望山上櫻花。不過數十株。點綴松柏間耳。余怪問之。土人荅曰。客歲諸藩兵士屯駐京師。醉酗暴行。拔刀斫樹。櫻花殆盡。所餘僅是不復舊嵐山矣。余嗟歎久之。今茲乙酉在京師賞花。東山將以明日遊嵐山。夜大雨。及明未止。寓樓主曰。嵐山雨景勝晴時。先生有福也。

乃發。道路泥淖。殆絕人行。至嵐山則春色稍濃。有已開者。有半開者。上下掩映。遠近迎射。烟雨迷離。花光恍惚。奇難名狀。乃上郭公亭。急命酒小酌。倚欄而望。始知櫻花數千株。襯染綠樹。成此一副活畫圖。因屈指舊遊。則十有八年矣。何怪昔少今多。一變面目乎。桓溫有言。樹猶此人。何以堪。不禁對花慨歎也。有詩云。料知春色遍區寰。先後紅酣三日間。或恐遲留誤花候。好衝烟雨入嵐山。其一道溪聲萬壑風。綺羅散盡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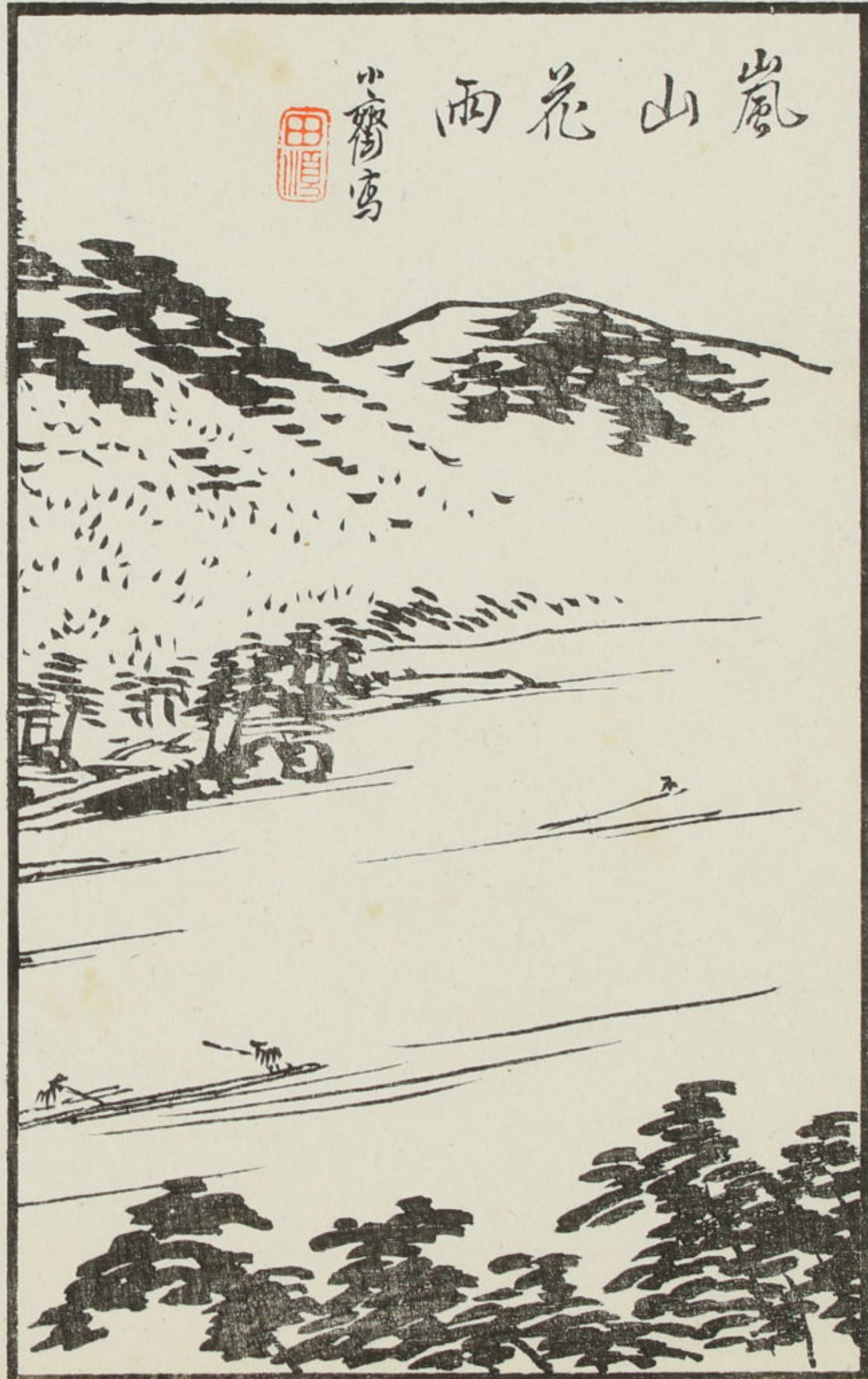
又曰小齋君描法習
 熟稱浪華第一流其
 人如佛不求名利不
 逐時好沉着靜守能
 繼父祖業比之世之
 投機画工豈止冷熱
 雅俗之別哉



補齋曰行筆秀潤意
 匠慎密頗有韻度

嵐山花雨

小齋寫



上
 十

太湖曰：嵐山之勝，在雨中與月下，是予所每稱，不面先生已領之。

痕空。嵐山面目幾將是松翠花紅微雨中。其二

簾溪雨亂跳珠。山影微茫看欲無。更將著色李

思訓變作元暉濃墨圖。其三

楠齋曰：花光恍惚四字，狀得雨景一句道盡。

又曰：嵐山之花，雨中素奇。月下亦可。余嘗

觀曉櫻，亦復絕佳。有詩云：為花投宿月橋東。

杜宇樓高香氣通。曉起看來都似雪。日昇齋帶二分紅。

嵐溪鼓棹

土人謂余曰：嵐山晴望不若雨景。陸觀不若舟行也。乃命舟溯流。二人執棹。二人繩曳之。轉折迂回。愈進愈奇。綠樹夾崖。翠光如滴。櫻花掩映其間。又往數百步。奇巖怪石層累疊積。其左崖飛泉懸焉。有老櫻一樹橫斷之。不見其源。一瀉百尺。噴玉碎雪。亦奇景也。舟行十三町。曰大瀨。東岸有巨屋臨溪。云溫泉室。其實沸山泉為湯。以浴人。舟至是還棹。循流而下。勢如奔箭。一瞬

楠齋曰清真有法遠近斐然

又曰吉堂君久遊清國服飾皆用彼制言語文章亦能通詩畫豈怪無和真顧華人極俗君之所交蓋皆高雅之士耳故有此神采



上十四

又曰聞吉堂君在清也始名畫鯉後竟以全藝靈流輩視田頗稔是不獨君之榮亦足以增本朝藝壇之光快絕快絕



嵐溪鼓棹
吉堂寫

太湖曰大瀨之西尚
有書岩屏岩等之奇
惜不使先生更進一
棹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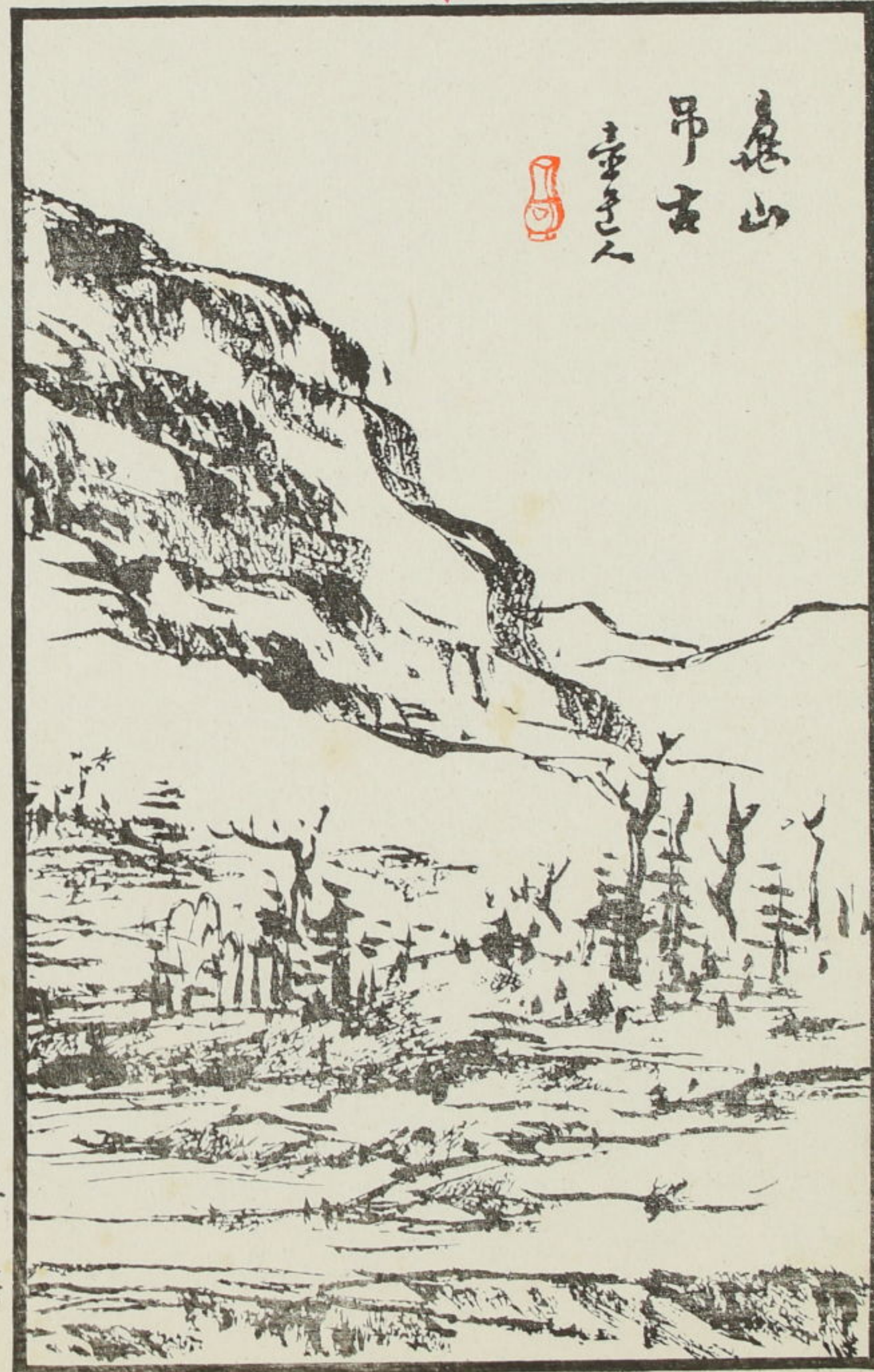
楠齋曰從雨景引出
舟行而奇巖怪石許
多勝景全從舟行看
出來

目至郭公亭下。雨復至。日將暮。遂止宿。有詩云。
綠樹青葱挾急流。為貪奇景試舟遊。一篙撐到
奔湍處。石舞泉飛欲壓頭。其遊倦孤衾宿水亭。
倏然半夜夢魂醒。雨聲添得溪聲大。并使幽人
支枕聽。其翠處松杉紅處花。空濛半被曉雲遮。
若非一夕嵐山宿。爭領風光如此奢。其雨過溪
山春正好。清流如箭碧。逾加糝糊翠。檜蒼松外
看。作殘雲盡是花。

龜山吊古

嵯峨大覺寺。是龜山帝所建。舊為大伽藍。北條
氏時。帝室分為持明院。大覺寺。兩統互立。及後
醍醐帝滅。北條氏持明院統不得立。後帝崩於
南山。傳至後龜山帝。南北講和。帝入大覺寺。數
歲崩。大覺寺統於是絕。然歷世以親王為寺主。
中興時。諸法親王皆還俗。大覺寺遂漸衰廢矣。
余從嵐山還過大覺寺。櫻花爛熳。寂寞無人。獨
有青山如對我。話昔者。有詩云。兩統爭天事渺

楠齋曰用意精深行筆疎勁



息山
吊古
李道人



上
六

又曰方壺君風遊海
外識見益富連腕愈
熟花舟山水別具一
格神妙獨絕

又曰大覺寺事古矣
顧入詩則新入畫更
新而成此新創之事
者吾學海先生與壺
道人也可喜



太湖曰文亦至此如
奔流一東
楠齋曰曰遊自此始
曰遊畢矣此是一小
結處

范暮雲落日惹愁長。櫻花刺得南山種。尚有殘
僧說故皇。遂至等持院。觀足利氏十三世木像。
舊別有一室。蓄之。年久荒敗。移於方丈。云嘗讀
賴山陽觀木像引。稍識槩略。今逐一熟覽。益知
其妙也。次過鹿苑寺。所謂金閣者。寺僧循例導
余等為說故事。鄙俚可厭。然並掃除清潔。青苔
如茵。櫻花亂開。極有雅致。次至仁和寺及北野
平野兩祠。花亦甚盛。顧無來觀者。蓋以雨後途
泥也。至是京師觀花之遊畢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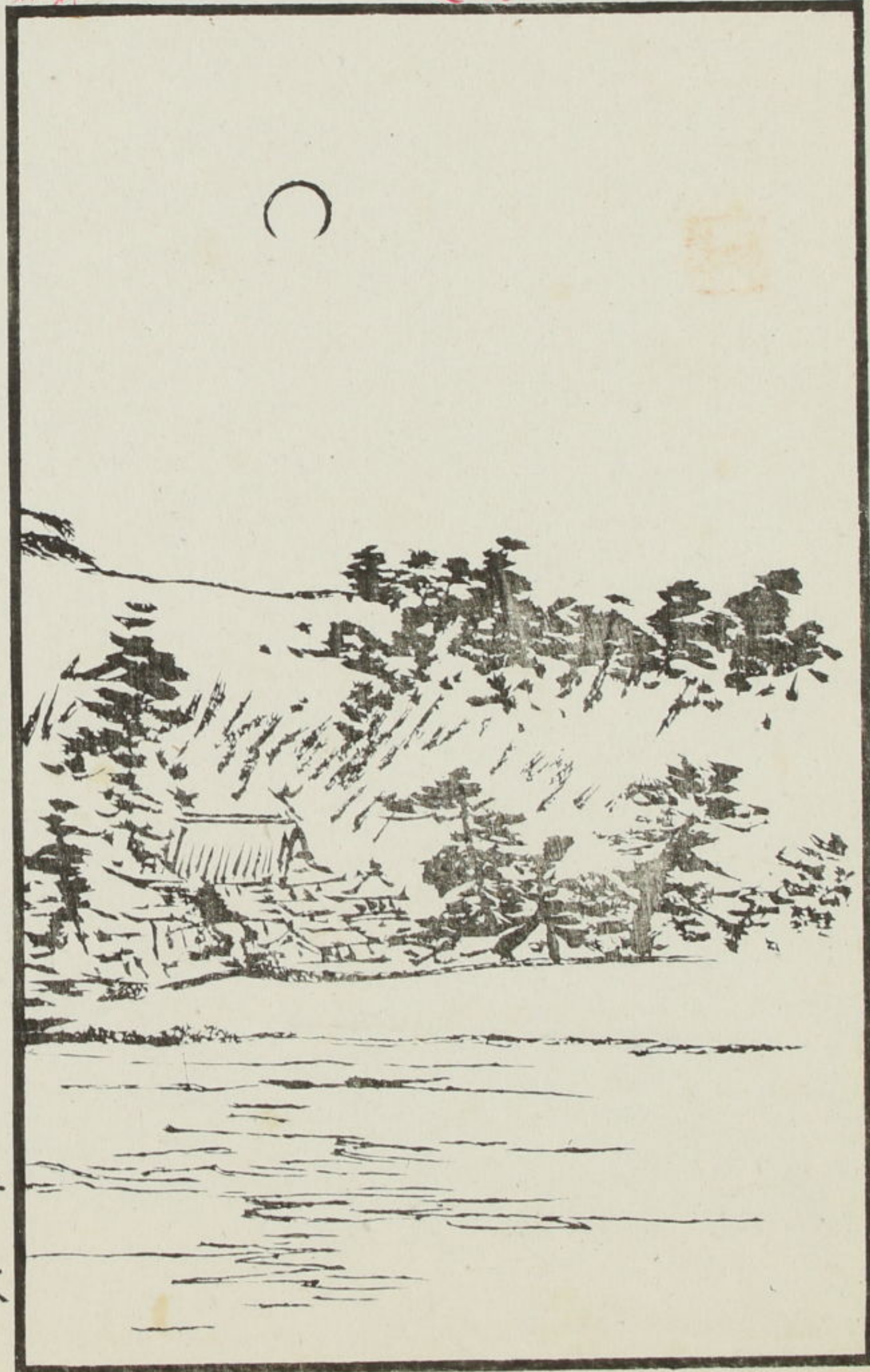
菟道弄月

世之稱宇治者。莫不以黃檗山平等院圓堂扇
芝等當之。凡此等類。古則古矣。未足配山水清
絕之勝也。若夫碧水如玉。翠巒似鬢。明潔淨練。
無一點塵俗氣。明月當空。金波搖動。水聲潺淙。
四絕人語。登樓一望。清入骨髓。倏忽欲仙。豈暇
問廢刹頽樓塚中枯骨乎。且源三位起兵。欲逞
私忿。一敗塗地。是不足道也。佐々木四郎梶原
源太。爭先奮鬪。其忠勇似可嘉稱。顧貪先登之

楠齋曰存其為我

又曰江山蕭遠月波
明媚清勁之筆趣逸
之致

又曰米仙君博雅好
古於余為天涯一知



上
六

已曾有京阪諸文士
會於神港月波樓先
期一日君自京余自
阪論畫徹曉互忘彼
我今見此畫有再接
論鋒之思



蒼道
弄月
朱儂



太湖曰感麻林清優
遊自適自坡老亦登
變化來

名傷交友之義。抑何歎。喜撰一僧徒。不過善歌
詞。反與豪傑勇悍之士。同傳其名。功名富貴之
不足慕。可知也。嗚呼。今皆不可復見矣。而唯有
山之高。水之長耳。余以四月廿一日。宿對此樓。
樓背山臨水。風景絕佳。有詩云。坐間收萬景。天
地供吾遊。風月歸雙目。江山聚一樓。水聲鳴徹
夜。橋影落中流。爭得知心友。文詩十日留。
楠齋曰。奇瀟創見。此是先生大得意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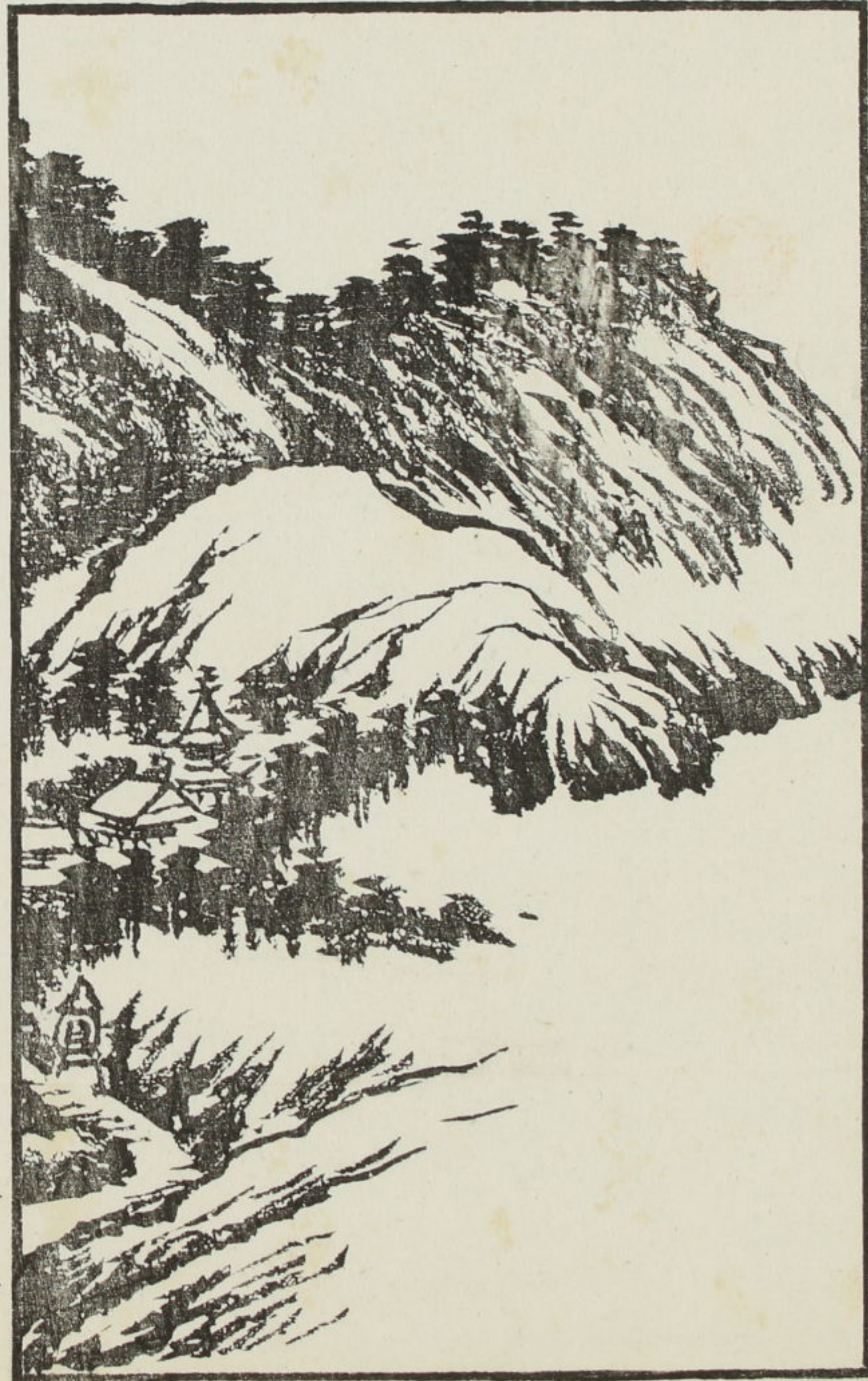
上
光

南都懷舊

藤井竹外詩云。半空湧出兩浮屠。下有伽藍俯
九衢。余初讀之。以為金碧樓臺。輝映山河。威焰
赫々。聳動人心。及今見之。則荒草頽垣。寒烟破
屋。其所存大佛。南圓北圓。二月堂及東塔等。朱
漆剝落。碧瓦碎裂。滿目蒼涼。使人酸鼻。有詩云。
梵刹荒殘失舊圖。落花寂寞闌街衢。獨餘巨佛
殿堂壯。尚使人追思故都。余以四月廿二日至
南都。宿三笠山下武藏野亭。舊傳云。春日人藤

補籟曰自有一種天趣迥出意表

又曰南都靈境可畫者極多矣胡君鐵梅特撰春日山寫之何才之敏是蓋出美水朝中興輔弼之功之意也



上世

又曰華表異形出于自然非改馬彼制者也奇々



春日山畫
胡鐵梅
寫

原美狹古。為武藏守。有政績。為州人所慕。任滿
歸里。臨歿遺言。余懷武藏久矣。必葬余彼土。然
路遠。且有國法。不得葬。乃遣人武藏。畚致其土。
為築塚。因名武藏野。未知是否。明日曉起。登三
笠山。望南都。綠樹蒼鬱。青山環合。堂塔殿閣。出
沒其間。又有春日神祠。殿宇宏壯。視昔如麗園。
林整潔。馴鹿群遊。蓋以中興輔弼之臣。出藤氏
也。是日有詩云。流峙依然物幾移。何人訪古讀
殘碑。笠山月白朝衙跡。猿澤波寒采女祠。兩刹

規模知佛貴。萬家煙火憶王基。從來存滅關賢
否。俯仰乾坤有所思。

楠齋曰。借前人詩。反映今日光景。是襯托法。

學海畫夢卷上

上
廿

東京都世田谷区
玉川奥沢町一丁目四十九
水野浩一郎